

# 黑皮荔枝

| 纪事



陈秋君

初夏时节,水果店里色彩斑斓的鲜果时不时向你招手,枇杷、桃子、李子、杨梅……各种水果陆续登场。而这么多水果中,最吸引我的当属荔枝。

是啊!在这个追求质量、讲究口感的时代,谁人不赶时令?谁人不爱鲜果?可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十几年前那一颗颗黑皮荔枝……

“阿妹仔,放学了没?出来下。”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是少有零食的,每次听到这声音我就兴奋地出门迎接,我知道阿婆又给我送好吃的了。那时我很好奇,为什么她的黑布袋里总有那么多品种不一的零食。直到我上初中,才觉得这份“爱”有时也会变成一种负担。

我离家到二十几公里外的县城读中学,两周回家一次。每次阿婆都算好时间,紧赶慢赶见我一面,顺带将她这两周里意外得来的各种“美味佳肴”给我。而这所谓的“美味佳肴”可能是被北风吹残得硬邦邦的裸,也有可能是发了霉的粽子,还有表皮如同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的苹果……

每次我和阿婆见面的场景似乎一成不变,显然我对这些东西的嫌弃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深。但我始终没有捅破这层纸,毕竟这是阿婆省吃俭用留给我的,直到那天……

“阿妹仔,有在家吗?”阿婆再一次用她那略微颤抖的声音低声叫道。

我从客厅出来,就看见阿婆驮着那被岁月压弯了的背,一手扶着门框,一手小心翼翼地护着放在肚前那个黑布袋,左顾右盼,生怕被人瞧见了会被抢了似的。

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开心地她从黑布袋里拿出几颗荔枝,嘴角上扬地念叨着,这是她上周特意走十几公里路回娘家摘的新鲜荔枝。但在阿婆还没打开黑布袋前,我就已自行脑补了一周前所谓的新鲜荔枝到现在可能已惨不忍睹。

我用各种理由搪塞着,比如刚吃完饭肚子很饱、最近很上火不宜吃荔枝……可不知道怎么回事,那天她竟执意要我当面吃。阿婆熟练地打开黑布袋,我两眼盯着那袋子,期待里面的荔枝不至于质变得太严重。但在看到荔枝的那一刻,我还是愣住了。原本鲜红的荔枝外壳,已变成坚硬的灰黑色,果蒂处还渗出泛白沫的汁液,空气中泛着一股发馊的味儿。可阿婆好像满不在乎,还一脸得意地说:“你看,一个个个头那么大。”她甚至还亲自剥皮,可这更进一步增加了我的厌恶感。只见阿婆坐在椅子上,把黑布袋放在腿上,左手拿着荔枝,右手大拇指往下用力一掰,“咯噔”一声,荔枝皮裂开了。而阿婆那黑乎乎的大拇指,就插在荔枝肉里……阿婆顺手扔掉荔枝皮后,把果肉递给我,右手习惯性地往自己衣角来回擦蹭着……我的手僵在半空中,颤颤巍巍接过荔枝后,将手缓慢地放在大腿上,思绪万千。阿婆又剥了一颗,刚要递给我,却发现我并没有吃。她满脸堆笑地说:“赶紧吃。”但我依然纹丝不动。

我默默坐着,一手拿着荔枝,另一手拽着衣角,脑袋瓜里仿佛有两个小人在打架。要不我直接和阿婆说,以后不要再带东西给我,反正都没吃甚至扔掉。不行不行,这会伤阿婆的心,还是找个理由搪塞过去……此刻,我竟觉得如果我从未拥有这份爱多好啊!

“婶婶啊,你以后有好东西就自己趁新鲜吃了,不要想着留给她吃,这孩子现在变得很挑食,新鲜水果都不吃,更何况你这发黑的荔枝呢。”我妈妈一边放下农具一边说道。

我庆幸妈妈回来得及时,立马站起来顺手将荔枝递给妈妈,说了句“我得回屋写作业”,就头也没回地走了。我不敢看阿婆的眼睛,也不知道那天她是怎么离开我家的……

我进入初三,学业更紧张了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但阿婆依然会把她觉得最好的食物送到我家里。我很久没再见到阿婆,对她的这份爱似乎也渐行渐远了。直到中考结束回到家,我无意间问妈妈:“好像很久没见到阿婆了?”

“她过往(去世)了。”我愣住了,一时竟不知道怎么接话。“什么时候?”“在你中考前两个月,因为要考试就没告诉你。”妈妈淡淡地说道。

这一瞬间,我觉得头顶上的天空笼罩着一层阴霾。那竟是我与阿婆的最后一次见面,而我,却伤害了她。

我默默地走回房间,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阿婆和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在我小时,由于家里人手不够,爸妈每个月花十几块钱雇她帮忙照顾我。听妈妈说,阿婆非常喜欢我,后来都不愿意收钱,妈妈只好每月都给阿婆带点米、鱼、肉……

隔天,我特意让妈妈从集市上买了些新鲜荔枝回来,搁置五六天,等荔枝皮变黑后再品尝。我知道,这荔枝不管放多久都不会再有阿婆的味道。但每年一到荔枝季,我都会重复着这看似“自我救赎”的操作……

| 脸谱

# 笑脸相迎每一天



王缘

前阵子,儿子从幼儿园毕业,万分不舍。在他心里誊写一份“舍不得”名单,幼儿园的保安爷爷一定赫然在册。舍不得保安爷爷的,不只是儿子。园长说,每一届的毕业萌娃都对这位保安爷爷尤为不舍。

时光倒回到毕业前的日子,放学时分,幼儿园的保安爷爷站在大门口,一边笑眯眯地与小朋友挥手,一边夸赞:“这宝宝真有礼貌,真好!”瞅见“小萝卜头”风风火火往外冲,保安爷爷一把拦住,将人塞回家长手里,温和叮嘱道:“慢点走,不着急。哎,这样拉着手走,真好!”

这位爱说“真好”的保安爷爷为人和善亲切,见了小朋友和长辈总是笑脸相迎。尤其以这一声“真好”,夸得大家心花怒放,赢得了不少小粉丝的喜爱。深受小朋友喜欢的这位保安爷爷,五六十岁,常年穿着保安制服,头发稀疏斑白,脸色黝黑,皱纹丛生。但是,他一笑起来,整张脸都亮了,让人一天都有好心情。他在这家幼儿园当了十多年的保安,俨然是“金字招牌”。毕业多年的孩子一提起幼儿园,最先想起的还是保安爷爷如沐春风的笑颜。

看见保安爷爷每天都向自己打招呼,小朋友们也有样学样。每天早上,小朋友一进幼儿园大门,就对保安爷爷鞠个躬,大声道:“爷爷好。”每天下午,小朋友踏出幼儿园的门,总会看向门口的保安爷爷,奉上一句:“爷爷再见。”

保安爷爷不光脾气好,认人的本事更是厉害。这个是大三班的,这个是小五班的,一百五十多张稚气的小脸,他都认得出来。不仅如此,他还分辨得出哪位家长是来接哪个孩子的。有一次放学,门外排队的家长正按班级次序鱼贯而入,有个心急的家长混入其中。保安爷爷突然伸手将大门一挡,笑着柔声拒绝:“还没到你们班呢,等等吧,一会儿就出来了。”

有时,我接孩子去早了,就站在门口跟他聊一会。我问他怎么能记住这么多孩子和家长的。他笑嘻嘻地说“认人”的绝活当一回事,“我每天都站在这儿,看几天就认下了。”

每天上学和放学时分,保安爷爷都站在幼儿园门口,守护着小家伙的安全。不管是暴晒的夏日、凛冽的冬日,还是刮风下雨的坏天气,他都始终如一地守在门口,满脸堆笑地给进出出的孩子和家长送上一份温言好语。我曾问他:“怎么每天见你都笑盈盈的?”

他答道:“这些小宝宝多好啊,我一看见他们就打心里高兴。”也许,我们都该学习保安爷爷的“真好”态度。笑脸相迎每一天,才能收获更为明媚的心情。



夏趣 董严军 摄



| 心曲

黄彩莲

汪曾祺先生在《慢煮生活》中所描绘的生活是观花鸟虫鱼、品四季美食、看市井凡人。在他的笔下,草有情,树有爱,一花一叶皆是人间尤物,生命周遭顿时有了活泼而明快的色彩。

都市的生活节奏是快的,每天都能迎来倦意满面的人。他们随着人流被挤进了公交车,脚步沉重,不自觉地向前奔跑着,脸上的志忑与彷徨在流光的霓虹灯下变得忽明忽暗。我能理解这样的快生活,但对自己来说,却依然是满心的焦灼;那堆在案头的文件,还没通过的预案,排满行程的走访,急切催促的电话——太阳穴上的青筋轻轻隆起,眉头上的“川”字纹深深地刻在额头上。英国歌手约翰·列侬曾说:“当我们正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,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。”

生命是用来体验,而不是用来折腾的。在当下,学着让自己“慢”下来,闭目凝神,去感受所有生命体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——那是微风轻掠过脸颊,把睫毛撩起的恬淡;那是水开升腾起的烟雾,顶着盏盖的“噗噗”声响的静好;那是鱼露水面吐泡泡,透逸而开的俏皮;那是月色透过竹林,清幽地洒在山涧中的清冷。万籁俱寂中,如此真切地观望自己,那憔悴不安、颠沛流离的心才算安定下来,如裂开的帛布,要用余生来缝补。

人是明白的,总觉得这一生是要努力拼搏,好好生活的,但终其一生才知道,先要照顾好自己,才能好好生活。

朋友微信发我三个字“抑郁了”,对话框里的静默让空气都凝重了几分。“看过医生了吗?”朋友问我:“看过,也坚持去治疗了几次,收效甚微。”我思忖良久,打出:“让生活慢下来,回归自己,坚持看书运动试试。”朋友答应了,每天坚持看书运动,与我分享美好。时时收到她烹饪的美食图片,把天空的湛蓝和云朵的绵柔一并“打包”给我。那素雅的脸庞顶在镜头前,咧开一口乳白的牙齿说:“今天又是快乐的一天!”

我再问她病好了与否。

慢,不是懈怠,不是堕落,不是迷茫,更不是放弃。那是在喧嚣的闹市里,为自己寻一隅静好,让生活的光影慢成一帧帧定格的图像,在草木间、在花簇中、在乐曲里,寻求一份单纯、超越、无争、宁静、自由的禅意;那是一份从容、舒缓、细致而饱满的生命状态,是一次最本真的回归、最真挚的内观、最质朴的体悟。

# 有草名含羞

| 花语



徐楠

记得童年时,在一个春天的傍晚,下班后的父亲拿了一盆植物回家。只见那植物如一棵草一般,那么地纤弱和不起眼。瘦细的枝上有几片小羽毛般的叶子,像小扇子一样,怯生生地伸展着。父亲看我爱理不理的样子,便用手轻轻触碰了它一下。它的小叶片立刻合拢,紧接着茎叶垂下来,仿佛很“怕羞”的样子,就像腼腆的少女不敢抬起头。父亲告诉我,这植物的名字就叫含羞草。我来了兴趣,随即与父亲一道,把它栽种在院子里。

那株小小的含羞草随遇而安,移居院子后并没有水土不服,长势也不错。一个多月后,它欣欣然地长出了两枝新叶。看着它焕发生机,我便在看书、写完作业后的闲暇时间去逗弄它。我用手轻轻触碰它的叶片,它的叶柄开始弯曲,叶片缓缓关闭,害羞似地垂下了头。如果用力大些,它面对突袭,合拢的速度会加快。多次尝试后,它慢慢适应了,防守速度减弱了,闭合起来也是慢条斯理的。如果我们继续逗弄,接连不断地刺激它的叶子,它就产生“厌烦”之感,懒得理你了,不再产生任何反应。而过了段时间,再次去触碰它,它依旧重复着前面的动作。看着它那弱不禁风的害羞样子,常令人心生怜悯,真是:顾影谁怜风拭泪,卷帘素面为君羞。

后来,我仔细观察,发现含羞草叶片的舒展与闭合是有一定规律的。白天舒展叶片,阳光越猛它张得越开;天色渐晚,它就缓缓收拢叶片;阴雨天更是闭合起来,不愿张开。如此看来,含羞草并不是无知无觉的草木,还真是一种很有灵性的植物。

那年盛夏的一个早晨,我刚起来,忽然发现含羞草居然开花了。只见拇指大的一团圆圆的、毛茸茸的粉红色花球,或隐或现在叶片中摇曳,低调而不张扬,在露水的滋润下显得恬静清秀、楚楚动人。有诗云:“脉脉含羞渡余晖,恰似西施初出闺。梨花带雨娇无那,芊芊一枝弄翠薇。”诗句把含羞草的娇俏动人描摹得惟妙惟肖。含羞草是一边开花一边结果,它的果实团团围在一起,外面也是布满了毛刺。扁平的黑色果开始是嫩绿的,慢慢变成浅棕色,最后成熟时成了深棕色或黑色。

父亲看我喜欢含羞草,便给我讲了关于含羞草的美丽传说。相传唐朝杨玉环初入宫时,因为见不到君王而终日愁眉不展。一次,她和宫女们一起到宫苑赏花,无意中碰着了含羞草,含羞草的叶子立即闭合起来。同行的宫女见到了,以为是杨玉环的美貌,使得花草自惭形秽,羞得抬不起头来。于是,杨玉环能“羞花”的谥号就这样传播开来。唐明皇听说宫中有个“羞花的美人”,立即召见,封为贵妃,于是“羞花”就成了杨玉环的雅称了。

长大后我看了一些资料,对含羞草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含羞草是豆科、亚灌木状草本植物。李调元著的《南越笔记》中写道:“叶似豆瓣相向,人以吹之,其叶自合,名曰羞草。”后来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也有记载,说它“大声恫恫,实时俯伏”,是“草木中之灵异者也”。很显然,他们说的就是含羞草。

含羞草深得文人的喜欢,童心未泯的文坛老顽童汪曾祺喜欢在闲暇之余逗弄含羞草。他在《花园》中写道:“我爱逗弄含羞草。触碰所有叶子,看都合起来了,我自低头看我的书,偷眼瞧它一片片地开开了,再猝然又来一下。他们都说这是不好的,有甚么不好呢。”读来让人捧腹,他真是一个有趣又可爱的老头。

人们欣赏含羞草,赋予含羞草的情感美感,主要源于它的含羞表现,能给人一种知廉耻的道德启示。清代诗人张若霏为含羞草而赞:“莹花自昔可忘忧,小草如何却解愁。为语世人休怪论,风情太甚要含羞。”花草亦有情,明事理,知自尊。梁实秋的《生活不过如此》中这样写道:“一株小小的含羞草,尚且不是完全的‘忽忽不知,懵懵不觉’,若是人而不如小草,羞!羞!羞!”陈毅元帅的《冬夜杂咏》曰:“有草名含羞,人岂能无耻?鲁连不帝秦,田横刎颈死。”草木亦知羞,那是一种高尚的品德,能发人自省,能催人奋进。做人就要像含羞草那样,不张扬,知廉耻,对国家和社会有用。

“小小一株含羞草,自开自落自清高,他不是存心骄傲,只为了美丽情操……”娇羞的含羞草仿佛唱着动听的歌曲,轻摇着纤巧妩媚的身姿,从我的记忆深处款款走来。



| 亲情

# 留守

翁郑榕

“这里装着你最爱吃的旺旺雪饼,还有QQ糖,够你吃一个礼拜了,好好待在奶奶这里,听见了吗?”“奶奶做的菜,不管爱不爱吃,一天三餐都要记得吃,不准挑食,听见了吗?”“榕榕,你已经长大了!要学着照顾自己,听见了吗?”

这就是爸妈准备下海到晋江创业,在将我送到奶奶家前一个晚上对我说的话。我记得那时候的自己表现特别的“坚强”,虽然眼泪都快溢出来了,但还是硬咬牙撑着回答了三个字:“听见了。”

第二天清晨,爸妈早早地就要出发。临行前的二十分钟,这一段对话我至今都还记得。我妈问我爸:“还有点时间,要不再叫叫孩子!”

“别叫了吧!昨晚说了大半夜的话,还是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”

“我看!还是带着榕榕一起走吧。”

“上学是关系到一辈子的事情,我们俩上班谁都没空过来。要是真耽误了孩子读书,咱俩一辈子都后悔。再说,还有我妈和老师在这,你就放心吧。”

听完这段对话,我的心瞬间像坐过山车一样,从高处跌到了谷底。我也不知道我的内心为什么那么强大?最后一刻,当老妈临别在我额头轻吻时,我还在装睡,不断强压着眼泪和心中的不舍。直到他们彻底消失在我面前,我才尽情地“开闸放水”,来宣泄这内心的委屈和不舍。那一年,我才6岁,第一次体验到离别的滋味。

我离开父母的第一个晚上,一个人一张床。那时候天很冷,好在奶奶给我特意加了一床被子。我小心翼翼地盖起来,安慰我说道:“别和奶奶那么客气,以后在这里好好住下,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话是这么说没错,但是看电视要看着比我大几岁叔叔的脸色,抢遥控器我又抢不过,可我心里清楚奶奶还是向着自己的儿子。

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,是没有势力的,但6岁的我就有了自尊心。受了委屈之后的深夜,整个家万籁俱寂,深夜起来上厕所,陌生的黑会放大心中的怕。路两旁的街灯和天上繁星在月光的陪衬下,更显得凄冷。我有时对着苍天问道:“爸爸,妈妈,你们到底去哪了?”有时候,周围莫名的声音都会吓得我一个晚上睡不着。就算累得睡着了,晚上也会被莫名的噩梦吓醒,嘴里还是下意识地对空旷的家里喊了句:“妈,我怕。妈,你在哪里?”

幸好,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哥哥会保护我,我们都叫他阿弟。阿弟和我有同样的遭遇,他的爸妈去美国,把他寄养在相熟的我奶奶家。每每我一个人想家了,他都会安慰我,偶尔会把他妈妈给他买的游戏机借给我玩。我问阿弟:“你不想家吗?”他带着哭腔说道:“我爸妈赚了大钱就会来接我,我相信他会赚到钱的。”原来我们是一样的人——“外强中干”的人。

对于我来说,留守的日子最期待的就是接电话。家里有三个孩子,排除了叔叔,就剩我和阿弟。每一次电话铃响,就有50%的概率和父母说话。每当爸爸打电话来,话筒另一端传来“喂!榕榕……榕榕……是你吗?榕榕你怎么了……和爸爸说说话……”的时候,我的眼泪就顺着脸颊,“嘀嗒嘀嗒”散落在桌角上。

渐渐地,我开始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。想爸妈了,我就对着天上的月亮说话:“爸爸,你的咳嗽好点了吗?”“妈妈,我好想你,你想我吗?”“爸爸、妈妈,我知道你们也很想我。想我的时候就进入我的梦吧。”我不知道,三更同入梦,两地谁梦谁?

梦里,我梦到了爸爸回家,给我烧了好几道我最爱的菜,含着泪叮嘱我多吃一点。我小心翼翼地回复爸爸:“谢谢爸爸!”我不敢大声说话,因为我怕梦就这么醒了!



| 抒怀

# 夏日烟雨任平生

杨雪凤

夏日的天空,一阵烟雨后,深邃而明净。晚饭后,我与母亲在乡间小路散步,唧唧的蝉鸣声、蛐蛐的蟋蟀声响彻了整个夜空。

星光点缀着月色温柔地洒下来,路旁的树枝、庄稼在闪烁的星光照耀下,显得特别温暖。“一川烟草,满城飞絮”,最近的工作中,就如这首诗所写一样,遇到了诸多不顺心的事情,在下班后仍在思索着。母亲看到了我愁眉不展的脸颊,想着带我到优美的星空下散心。这是多么迷人的一条乡间小路,在炎热的夏日中,徐徐的微风在暖黄的灯光下迎面吹拂我们的脸颊,送来了一阵清凉。

在路过小河边的桥头时,我双手搭在桥的石栏杆上,借着月亮的光辉,看河里的鱼儿在吐泡泡。只见鱼儿吐的泡泡,有的大,有的小,有的有两个碰到一起,在河面泛起了一个个晕圈,好像在弹奏钢琴似的,“啾啾啾”的旋律此起彼伏,我的忧愁瞬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走过桥头,在长长的草丛里,有一群小孩子正在玩着萤火虫。只见他们眼里藏满了欢乐,小心地接近,迅速地扑捉,轻轻地把手萤火虫塞到一个矿泉水瓶子里。然后,在草丛边静静地欣赏着它热烈的光芒。当夜更深了,孩子们却把矿泉水瓶盖打开,让萤火虫飞出去,也许孩子们觉得回归自然才是最适合萤火虫的。回来的路上,母亲问我:“心情可好些了吗?”我忽然沉默了,原来这是母亲给我安排的一场散心之旅。在这美丽的夜色之中,我明白了,万事万物应归于自然,归于宁静,而我那浮躁的心何尝不愿归去,除去浮尘,回归纯真。

此刻,我想起苏轼的名句:一蓑烟雨任平生。诗人豁达与从容的心态,我自叹不如。宁静与自然,是纷扰的城市里少有的迷人夜景。渐渐地,我随着蝉鸣声、蟋蟀叫声而去,心伴随着星光在漆黑的夜空中闪烁。我的内心忽而宁静,忽而掀起一阵波澜。
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告诉我们,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,总会有风雨来临的时候。苏轼一生多次被贬,却能笑着风云变幻,不为之动摇处世的态度。当面对风雨,我们需要有坚强的意志、坚定的信念来抵挡它的袭击,才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。

回想起我的工作,虽然遭遇着职场的不顺,但是那又如何呢?这些不过是“一蓑烟雨”罢了,由它去吧!我相信,只要我保持乐观与积极的心态,这些烦恼就会随风雨散去。只要我充满坚定的信念,定能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奋勇前行,寻得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晴空。